

新纪元学院学报

NEW ERA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2006年7月(总第三期) ■ Vol. 3 (July 2006)

新纪元学院学报

NEW ERA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2006年7月(第三期) ■ VOLUME 3 (JULY 2006)

新纪元学院

NEW ERA COLLEGE

《新纪元学院学报》

New Era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2006年7月(第3期) ■ Volume 3 (July 2006)

主 编: 柯嘉逊

执行编辑: 郑文泉

助理编辑: 何启才

封面设计: 陈维利

排 版: Bluemoon Studio

出 版: 新纪元学院
NEW ERA COLLEGE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3-87392770
传真: 603-87336799
电邮: nec@newera.edu.my

印 刷: Perniagaan Yakin
16 & 33, Jalan Mewah 3/5,
Pandan Mewah,
68000 Ampang, Selangor,
Malaysia.

出版日期: 2006年7月

国际书号: 983-3527-11-6

定 价: RM30.00

编辑顾问

王润华博士

杜乾焕博士

陈光兴博士

陈丽萍博士

周思源博士

陈绿漪博士

陆俭明博士

萧新煌博士

曾庆豹博士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辑部

主 编: 柯嘉逊

执行编辑: 郑文泉

助理编辑: 何启才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New Era College
2006

本期论文处理说明

本期共收论文11篇、书
评1篇,同意送审论文
7篇,经修改后接受刊
登论文7篇、书评1篇。

目 录 CONTENTS

论 文

Academic Papers

1 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

An Assessment of Xu Yunqiao's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a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廖文辉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LEW Bon Hoi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29 太虚大师对竺摩法师之影响与启发

The Inspiration and Influence of Ven. Tai Xu on Ven. Zhu Mo

夏美玉 (民间佛教研究者)

HA Mui Nyuk (Freelance Researcher in Buddhist Studies)

63 马华公会派系政治初探(2000-2003)

A Preliminary Study of Factional Politics in MCA (2000-2003)

潘永强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

PHOON Wing Keong (Researcher, Malaysian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New Era College)

89 马共真的了解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吗?

Did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Really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n "The Countryside Encircling the Cities, Seizing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Armed Struggle"?

万家安 (民间左翼运动史研究者)

BAN Ah Kam (Freelance Researcher)

○
T7609

- 107 州府人物连环套：李天葆与张爱玲**
Linkages Sets of the Nanyang People: On Li Tianbao and Zhang Ailing
林春美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专业高级讲师)
LIM Choon Bee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 119 颓废的南方——论苏童的长篇小说《米》**
Decadence of the South: A Study of Su Tong's Novel "Rice"
苏燕婷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SOO Yuen Tien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 137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特点及其成因**
English as Spoken by Malaysian Chinese: Uniquenes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陈恒汉 (中国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CHEN Heng-ha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China)

书评

Book Review

- 149 Changing Pathways**
WONG Meng Chuo (Researcher, Malaysian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New Era College)
- 153 《新纪元学院学报》稿约**
(New Era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Note to Contributors)

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

廖文辉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摘要

许云樵乃著名自学成材的南洋史研究学者,著作等身,并多有创发。他逝世虽已二十余年,可是对他的研究,成果却显得稀疏,与其在马新学术界的耕耘和努力,似乎不成比例。本论文的目的在于希望能从外部考察来为他进行评价,并给予定位,进而一窥他在马新学术史上的贡献。许云樵的治学范围即广博又精深,并能通俗与学术兼备,且编译著注四项皆能。他尝试建立南洋研究的传统、建构马来亚古史的面貌、推动学术活动和研究不遗余力,并鼓励和培育后进,使马新的华文源流的南洋研究后继有人。当然,他孜孜以求、努力不懈、永不言弃的治学精神,以及爱护民族文化教育和不事敌奸的民族气节亦颇值称述,故于文中亦稍事阐发。

关键词: 许云樵、南洋研究、古史地名考据

An Assessment of Xu Yunqiao's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a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EW Bon Hoi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Abstract

Xu Yunqiao is a famous self-made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Nanyang Studies and has produced voluminous works considered as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He passed away more than 20 years ago but so far, not many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studies on his works and the results currently available are still too in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his achievements which are highly regarded by academic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ssess the contributions of Xu Yunqiao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Xu Yunqiao was a scholar of many talents and excelled in writing, edit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original text. His research works we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He was versatile as an academic scholar who could also write for the layman. He made relentless efforts in promot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establishing the paradigms of Nanyang Studies. He was also noted for his encouragement to young scholars. His perseverance in academic research, his love for his own culture and his spirit of nationalism are commendable and discussed briefly in this paper.

Keywords: Xu Yunqiao, Nanyang Studies, Archaeology of ancien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names

一、前言

郑子瑜在《椰阴馆文存》的序文里曾如此描绘：“自从张礼干、姚楠、韩槐准诸先生相继回国之后，留在新加坡的早期南洋学会会友，对南洋研究确实有斤两的，就只剩下陈育崧和许云樵两氏而已。这数十年间，不论欧美、澳纽或是日本的南洋研究家，一到新加坡，不是想找许云樵教授，就是要找陈育崧先生来讨论问题，交换意见。”¹与许云樵同一时代的学者郑子瑜给予这样的赞许，绝非溢美之词，当许云樵在1981年11月17日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各中西日报都自动刊出先生逝世及殡葬的消息。同时，在19日，台北《中央日报》也以如下专电报道：“东南亚历史学者许云樵教授，因心脏病于昨天去世，享寿76岁。这位自学成功的学者于1940年创立南洋学会，定期发行《南洋学报》，刊登研究东南亚的文章。”在第二年的1月2日，晚上9时10分，新加坡电视台播映所拍摄的有关许云樵的新闻片，电视台播映平民去世的新闻片，在新加坡许云樵可谓是第一人了。此外，南洋学会为了纪念创会人之许云樵，于《南洋学报》第37（1982）和38（1983）卷，连续两卷出刊许云樵先生纪念特辑，在这两卷的特辑里许云樵的旧雨新知和学生子弟分别撰文以为悼念。难能可贵的是在第37卷的学报，还特别刊载了一篇由许苏吾提供，不曾发表的遗作〈曼谷老教育家纪宏良〉，以作为纪念。这篇遗作是自许云樵25年前辞卸《南洋学报》编务以来的唯一一篇文章，意义非凡。

然而不无可惜的是许云樵虽贵为马新史学泰斗，但生前为生活奔波，难安于位，晚年则贫病交加，晚景凄凉乃至贩书求生。在他身后，除了报章的吊唁、讣词和广告，电台的新闻短片，南洋学会的纪念特辑，以及一些泛泛而谈的生平介绍文章而外，针对他的学术成果、贡献、地位等各方面进行学术探讨的文章，无疑相对贫乏，迄今为止也只有许苏吾、冯洋、崔贵强和廖文辉等少数几篇。1984年和1986年，许苏吾为了纪念许云樵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以为纪念，第一篇是将许云樵生前发表过的著作，进行整理，是为〈许云樵对学术研究的贡献——纪念许云樵教授逝世三周年〉，在《星洲日报·文化》副刊连载4期（1984.12.01、08、15、22），这是迄今为止对许云樵著述最完整的整理。第二篇则为〈许云樵的文艺创作〉，在《星洲日报·文化》副刊连载3期（1986.03.01、08、15）。中国学者冯洋在1980年代后期亦撰有〈著名东南亚史及华人史学家许云樵（1905—1981）〉一文。²较为晚近发表的则有崔贵强的〈许云樵：学识

1 郑子瑜，〈椰阴馆文存序〉，载许苏吾编，《椰阴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5，页x。

2 载《南洋问题研究》，第一期（总53期），厦门：厦门大学，1988，页93—99。

渊博的史学家》³ 以及廖文辉的〈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⁴ 和〈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⁵ 二文。

这样疏落零星的研究成果，与许云樵的等身著述及其在马新学术界的耕耘，实在不成比例。所幸在2004年，马新著名的学者郑良树教授召集了一个以他为首的许云樵全集编辑委员会，负责整理收集许云樵的著述，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出版。另外新纪元学院也正在进行许云樵来往书信的校注整理，并准备出版。许云樵的研究以及资料的整理，逐渐被学界注意，本文之作的目的即希望可以在这方面的研究略献绵力，以作为讨论的试金石。本文的切入点主要是从外部考察来透视一个学人如何透过其努力不懈和始终如一的精神为马新学术界贡献他的耕耘成果，这成果不仅仅是他的研究著述，也涵盖他的学术活动，并由此来观察他对马新学术研究的推动和影响。由于人格特质与学术成就互为表里，相互作用，所以本文将两个面向，即人格精神和学术成就来探讨许云樵在马新华文源流学术界的贡献，希望能藉此给予他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⁶

二、人格精神

许云樵的人格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其数十年如一日，终始如一的治学精神；二为其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表率。

（一）治学精神

繁林曾有一短文如此称道许云樵的治学精神：“面对学习知难而进，因此而自学，实践了‘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自力更生’的南大精神所指的精神，他的非一般的成才历程，很有力也很明晰地说明了的，是南大精神所指的精神”，并誉之为南大精神的体现者。⁷ 将许云樵的治学精神提高至南大精神的具体呈现，或许不无可议，但文中所言许云樵之治学精神，却实如所言，半点不虚。据马新著名史家颜清湟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乘许教授的汽车到市区去，我和他都坐在后座，他很少谈话，只是忙着校对稿件。他似乎在掌握每一分钟，不让时间浪费。他那种献身学术的精神给

3 载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研院，2001页，131-175。

4 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143-161。

5 载陈鸿瑜主编，《海华与东南亚研究》，台北：翰芦，第4卷，第1期，2004，页71-92。

6 至于学术内部的考察，如南洋古史地名考证、史料文献学、华侨华人等研究领域是否有独特的创见或开风气之先，则有待另文处理之。

7 繁林，〈天窗亮话：许云樵与南大精神〉，载《南洋商报·商余》，2003.04.21。

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对我以后走上学术界的道路有着相当的影响。”⁸ 李业霖曾谓许云樵书房中的灯火是南大校园里最迟熄灭的。我想这些恰好可作为繁林一文脚注。

他这种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其来有自。许云樵年少时曾经历家道中落的遭遇，在他12和14岁那年，父母相继过世，家产为兄长所夺，只好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寄人篱下，孤苦伶仃，生活困难，以至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但这并不阻挠他向学的心志。他在英华学校上课时，每节50分钟，课毕休息10分钟，课毕学生莫不争先恐后到体育场及大礼堂去玩乐，许云樵除了“解手”外，足不出户，独自在课室里，翻读《康熙字典》以及古籍，乐此不疲，十年如一日。其二，每年学校三个月的暑假，许云樵必组读书会，邀同学参加，拜宿儒为师，课程由师生协定，有《春秋》、《毛诗》、老庄哲学和诸子百家杂抄等等。其三，每至寒暑假的大考前，必迁居至其谱弟之家，彼此切磋，互相督促，往往至通宵达旦而不以为苦。其四，许云樵高中毕业后。振声中学请其留校执教，他一面为母校教学，一面进入国学专修馆奋发自修，刻苦自励。⁹ 其五，在大学期间，许云樵每天借四本线装书回宿舍研读并作札记。凡看过的皆能记得，甚至能指出谋书某页有什么资料，为他奠定了一个做考据的基础。¹⁰ 许云樵在中学毕业后除了留校任教，并刻苦自学，同时在亲友的资助下，入读东吴大学，不久后转读师范大学及中国公学大学部。他积极争取读书，也不放过任何读书的机会。最后因为经济困厄，难以为继，只好被逼辍学，前后只完成了两年的大学课业。其用功之勤，为学之力，于其求学时代已见端倪。虽然中途辍学，然而他并未放弃求知的努力，并在南来后走上了南洋史地的研究，终靠一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为马新南洋研究的著名学人，并在国际学界小有声名。所以朱杰勤谓之为“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好榜样”。¹¹

许云樵南渡后，生活始终难以安定。在战前为了糊口曾经南来北往，先后于柔佛新山宽柔中学、新加坡静芳女子师范学校、北大年中华学校和泰国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担任教职，最后辗转回返星岛，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蝗军南侵，曾数遭盘查问话，东藏西躲，险遭不测。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改行和友人合营土产进出口生意以维持生活。光复后曾在陈育崧的南洋书局服务，编撰期刊杂志。1948年，脱离南洋书局，与上海的同乡朋友合资创办新加坡印铁制罐厂，出任印铁厂的董事经理，从事南洋

8 颜清煌，〈悼念吾师许云樵教授〉，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49。

9 许苏吾，〈青少年时代的许云樵〉，载《星洲日报·文化版》，第84期，1985年11月9日。

10 许云樵，《文心雕虫》。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3，页172-173。

11 朱杰勤，〈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载《南洋学报》，第38卷，第1、2期，页75。

仅有之新工业。结果十年后惨遭亏损，不得不结束营业。那时，许云樵年事渐高，已近退休之龄，在事业上可谓一事无成。所幸在其印铁厂结束营业前一年，他获得刚于1956创办的南洋大学的聘约，邀请他担任史地系的教席，并授予他副教授之职衔。这是他二十多年来在南洋史地理首苦干的开花结果，多年来的努力终于获得认同。但好景不长，他仅任教了短短的四年，因为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加上可能在南大改制上发表反对意见，不为当局所喜，只好黯然神伤的离开他最理想的栖身地。往后他虽被聘为义安学院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最终因为他对义安学院的改制颇有微言，再加上连续发生了好几次的车祸，身心实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步履维艰，身体状态日差一日，最后不得不选择退休，始终未能在学术机构里如愿的安身立命。许云樵离开南大后曾于美华树胶有限公司服务，担任研究室主任一职。离开义安学院虽然已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仍然要为生活奔波，服务于森都公司、翻译《世界发明史》、撰写专栏来糊口谋生。

许云樵有一段自白，很形象描绘了他的这份不确定感：“我自南来迄今42年中，此身常似水上浮萍，随风飘荡，深深地感受到没有安身之处的痛苦。42年来没有一天能到真正的心身安泰。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不是给服务机关炒鱿鱼，便是居停主人下逐客令，永远栖栖遑遑不得安宁，甚至躬逢其盛，尝到三年另八个月的沦陷时期，不安定中加上不安。近五年来，我虽以退休之身，无鱿鱼可炒，却给二竖交攻，成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我虽没有犯法入监牢，却因车祸折臂断腿而被留在医院内两个月，又因左目失明，两度开刀，留院三个多月，再因舌上生癌，大动手术，又把医院作旅馆，侥幸得蒙天恩化险为夷，最近方欲额首称庆，不料那犹太居停突然大下逐客令，正使牵了一大群大小浮萍的我，彷徨失措，走投无路。”¹²

更有甚者，他的研究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安枕无忧，反而历尽波折。当许云樵在南大主持南洋研究室的工作，准备将其收集整理多年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华文图书文献资料编写成《南洋文献叙录长编》发表于其主编的《南洋研究》年刊第一卷时，却被讥刺为书目整理算不上是研究，不拟刊载。最后事情虽得以解决，他的长编也得以刊行，但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离开南大后，自创“东南亚研究所”于其位于麦波申路(Macpherson Road) 167号3楼的寓所，目的在于推动东南亚研究，出版期刊和丛书，并奖掖后进，尤其是异国学者，慕名求见者不绝。那时的南大校长庄竹林博士要禁止他使用该名堂，因而双方大打笔墨官司。

12 许云樵，《安身之处》，载氏著《文心雕虫》，页170。

晚年许云樵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日见单薄。除了祸不单行连续碰上好几次的车祸，使其肢体蒙受损伤，脆弱的躯体百上加斤。更为糟糕的是，他不惜损伤己身，焚膏继晷，在没有任何研究助理的情况下全力以赴，磨夜点校《清实录》，爬寻《清实录》里有关东南亚史的资料，由于眼力过度疲累，导致左目网膜破裂，并且突告失明，遂入中央医院治疗，蒙眼科专家蔡瑞金女医师施手术，悉心治疗，方得痊愈出院，稍愈仍要坚持完成计划。未料3个月后，偶一低头，再次伤及眼睛，再入中央医院医治，情况方得好转，然而却严重损伤视力，从此眼力衰退，点校工作只好被逼停顿。¹³这大概是由于许云樵长期不间断的读书作研究，皓首穷经，埋头古籍经传，耗用眼神过度，又没有适当的照顾，终于在他点校清实录时左目突眇，两施手术。

然而，不久后，许云樵经检验查证后患上舌癌，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然经过了连日的放射性治疗，并在悉心的疗养下得以复原，但仍难免复发之虞。连续不断的病痛折磨，严重影响了他正常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与癌症搏斗，他一头栽进了传统中医药的研究。加上生活逼人，也接了好一些的图书编辑和翻译的工作，反而他的南洋史地的研究被搁置一边。这也是为何他晚年浩大的《清实录》点校工作没有完成的原因。这段时间他本拟以新观点撰著《东南亚通史简编》，由于撰写途中，眼疾突发，加上生活不安定，时缀时作，最后他仅完成了3篇共7章的文稿，其余的是否有继续完成，则不得其详。¹⁴

在他左目失明进院治疗之前，他曾与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饶宗颐教授展开了一场轰动马新学术界的学术论战，即新加坡古名“蒲罗中”问题的讨论。就在问题告一段落后，陈育崧突告加入战围，为文驳斥许云樵的观点。当时许云樵眼疾突发，未能及时回复，但他念念不忘陈育崧的文章，时欲撰文反驳。经过几个月的调养后，马上答复陈文，“蒲罗中”问题的争论才正式落幕。这可以看出他对学问的认真和执著。在论争期间，饶宗颐举证论辩许云樵错读《太平御览》，以致将人名梁祚和书名的魏国统连在一起。许云樵即刻复文承认错误，他说：“关于第一点，我万二分感谢饶先生的指正，同时完全接受他的意见……虽然，我为谬本所误，但我实难辞疏忽之咎……我因对这一冷僻的佚书未加注意，以致贻笑，可见

13 1970年春，他应前南大校长黄丽松博士之请，为检摘《清实录》中的南洋史料，并加以注释和索引，便日夜埋头工作，数月之后他的左目便告突眇。详见许云樵，《清实录及其南洋资料之整理》（出版资料不详）。

14 见许云樵与王纪元志期为1973.06.09、1974.01.05、1974.01.21、1974.02.04、1974.02.21、1974.04.05、1974.04.21、1974.04.29、1974.08.05、1975.01.29、1975.03.05之来往书信。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雪兰莪：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6，页165-172。

治学的不易。在这里，我再正式向饶先生道谢，拙作再版时当予更正。”¹⁵ 这里可见许云樵并非一意孤行的坚持己见，只要是证据确凿的错误，他都乐于接受并给予纠正。这是他在治学上勇于认错改过的精神。¹⁶

整整半个世纪，许云樵用了他生命中的50年持续不断的治学读书做研究，不论环境如何，始终如一，未尝稍歇。他将大半生的生命奉献了南洋研究，燃烧他的生命来建构南洋研究的传统。但他的研究历程一路走来并不平坦，除了南大和义安的那几年，他并无一良好之学术研究环境，他需养家活口，为五斗米而折腰。为了让他编著的专著和期刊得以出版，他需四处张罗经费，以维持其研究工作。¹⁷ 在他的晚年，经过车祸、眼疾、舌癌的打击后，同时又患上心脏病、风湿痛、关节炎等疾病，本应休息，但仍然拼命工作和研究，燃烧其生命之最后一刻，奋战到底的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¹⁸ 所以吴振强赞叹的说：“许教授毕生献身于学术和文化事业，除了日间在外办公外，每晚回到家里，仍然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和写作。许教授勤于治学的态度，用上‘数十年如一日’这句老话来形容，一点也没有夸张。”¹⁹

许云樵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在生活条件、研究工具和财力物力的重重限制下进行的。但他却凭着惊人的精力和毅力，持续不断，坚持到底的精神，以相当频密的速度，将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的著述，不停的发表，以丰富华文源流南洋研究的传统。处于这种外在和内在研究条件不足

15 许云樵整理，〈蒲罗中问题论战辑录〉，载《东南亚研究》，第六卷，1970，页49-50。

16 这里再举一例证以为补充，在一封写给许云樵但署名无法辨识的信函（1972年3月27日）中，指出许氏的专栏《文心雕虫》其中一篇文章〈可数与不可数〉内的一项笔误，并盼其在结印成书时加以订正，许氏果如其言，在《文心雕虫》结集出版时加以修正。

17 为了筹措东南亚研究所的各项出版经费，许云樵曾修函李氏基金会请求资助，1963年12月20日的信如是写道：“明春拟刊为东南亚研究丛书及学报，并展开研究事业……乃者樵苦斗二年而梦寐求之，冀得实现者，望博士大力将伯助之，则非仅敝所之幸，亦学术界之大幸也。”1971年7月7日的信如是写道：“谨启者，敝所编印《东南亚研究》历年来蒙鼎力支持……尚望先生一本初衷，继续支持。按第七卷印费需叻银三千元，伏希慨助其半，俾得腋集易成，是所深禱。”此外，他也向友人寻求赞助，1972年3月7日的信如是写道：“子亮先生道席：月前命小儿持函拜谒，为敝所学报作将伯之呼。蒙仁者慨重季布之诺，愿赐叻币五百以助印费，高谊隆情殊深铭感。”详见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页311、324。

18 在许云樵晚年的来往书信，常常会触及他因晚景的病痛和经济问题而影响他的研究工作。1975年1月29日致王纪元的信如是写道：“去年来我因家庭负担沉重，经济发生重大困难，以致我对《东南亚通史简编》的编写时缀时作，极为缓慢。”1975年3月5日至王纪元的信亦写道：“承询《东南亚通史简编》今年能否脱稿。我很抱歉去年由于生活不安定而延搁，今年我已有一份工作，可使生活安定，年内脱稿，必无问题。”这种话语在许云樵珍藏的来往书信中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二例以概其余。详见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页171-172。

19 吴振强，〈悼念许云樵老师〉，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47。

的情况下仍有如此庞大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贡献，委实令人惊叹不已。

（二）民族精神与个人气节

许云樵南来之初，先后任教于柔佛新山的宽柔学校，新加坡的静芳女子师范学校；后应友人吴学濂之邀请，前往暹罗北大年中华学校主持校务，前后共3年。由于暹罗政府大事排华，强迫华校改授暹文，以暹语为媒介语，否则加以封闭，逢此巨变，他马上辞去中华学校职务，至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教授英文。此时，暹罗的华校支离破碎，此情此景，睹状心伤，写成了一篇〈暹罗教育及暹罗华侨学校〉的长文，评述暹罗教育的史乘及概况，叙述暹罗政府摧残华侨教育的背景及得失，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比及1938年因为銮披汶(Pibun Songkhram)掌政，雷厉风行排华政策，强行关闭华校，极力摧残华校的生机，他只得收拾行囊，离开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挈眷回返新加坡。

1950年代初期，陈六使慷慨捐助五百万元呼吁兴办华文大学，在福建会馆献地的带动下，马新一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创办南洋大学的运动。这时许云樵为了表示对南洋大学的支持，撰写了〈南洋华侨与大学教育〉一文，发表于《南洋学报》，除了详述1950年代以前马新的华侨教育发展的情况，也表达了他对南洋大学的期望，首先，南洋大学是民族精神的寄托；二，南洋大学是华侨教育的塔顶；三，南洋大学是本位文化的中心。同时他更殷切的希望南洋大学能“以研究南洋和华侨的一切为职旨”。²⁰当南洋大学正式开办后，许云樵受聘为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开设《马来亚史》、《东南亚史》、《东南亚地理》等课程，并兼任南洋研究室主任。但他只任教了短短的四年，因为人事的纠纷，只好黯然的离开南洋大学。²¹

1964年，新加坡义安学院正式成立，招生开课。义安公司是新加坡潮州人的机构，资产雄厚，热心创办教育，公司负责人有鉴于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创办了义安学院。创办时设有三个部七个系，即语言部的中国文学系、马来语文学系；商业部的商业管理系、会计系；工艺部的应用化学系、电讯工程系及家政系。许云樵随即被聘为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

20 许云樵，〈南洋华侨与大学教育〉，载《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二辑，1953，页17-18。

21 许云樵性好集邮，数十年来乐此不疲，收集了各国珍贵邮票13本，视如命根，其中分国贴有四万余枚成套的珍品，最完整的是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治时期的收集，还有首日封、大全张和各种零星插散的不计其数。不料有一天所有的邮票竟然在南大宿舍里遗失，不知所踪，在多方侦察之下，赫然发现竟为某同事之儿子偷去，几经交涉，皆不得要领，只好报警查办。某同事矢口否认，并且脑羞成怒，向大学当局投诉，指责许云樵兴风作浪，惹事生非，引起大学的不满，埋下了后来被解雇的伏线。

同时也负责编辑院刊。1968年，由于车祸致使许云樵折骨断腕，再加上义安学院迁址改办为工艺学院，遂结束了在义安的教学生涯，宣告退休。

在许云樵零落的教学生涯中，不难发现除了1930年代，因不满暹罗政府排华政策而转至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教授英文外，其余皆在华校教学。他数次从教育岗位上退下，都和华文教育被摧残和教学媒介语文改变有关。从以上的整理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他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和热爱。²²

1941年12月8日，日本蝗军由马来半岛北部兵分三路，向南挺进。此时马新的华人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动员起来，许云樵也参加了文工团投入抗日的工作行列。1942年初，日本蝗军南下，新加坡失守在即，这时有人向他鼓吹：“现在援军已到，战局已好转，应当在敝党的领导下，一致动员作英军的后盾。”并且在报章上发表新闻，同时将他的名字列在里面，这是为何他被日本宪兵部列入黑名单的原因。2月17日起，日本为了肃清所有的抗日份子，实施了三次的大检证。此时他先后两次被传诏检证，但都吉人天相，逃过劫数。他为了保全藏书、南洋学会的文件和学报，把住所的天花板造成两层，将书藏在两层天花板的中间，有如夹心饼一般，瞒过了搜查。后来，日本军政府要把文人和抗日份子等罪同办，他的同居朋友成为汉奸，将之出卖，身份曝露，只好奔波逃命，几经迁徙躲避，才得以化险为夷，躲开敌人的监视，而保存了性命。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改行和友人合租一艘两百吨重的机动木船，合营土产出入口生意以维持生活。这期间，他接受了一位潮州商人以一千元入股，当他将钱存入银行时，因为一张十元伪钞而被调去宪兵部问话，后来证实他委实不知情，故安全被释放。日军的军政监部内设有调查室，除了日本学者，也集合了马新的学人，如叶华芬、陈育崧、韩槐准和许云樵等人，欲进行南洋的研究工作，并策划出版《南方杂志》。许云樵被推举为杂志主编，现场既不便推辞，因此他决定采用拖延政策，借故不与当事人恰谈办杂志的事宜。如此一拖再拖，最后调查室因部队调动，也随着被调往苏门答腊，《南方杂志》的计划就此告吹，许云樵也就可以置身事外了。1945年4月，许云樵被叫去“特高部”协助查证陈憨生偷听情报之案件。几经查问皆不得要领，最后只好将陈憨生的供词一条条的询问许云樵是否曾听闻，前后共数十条之多。凡是不是重要或已实现的，他都承认听过；反之情形严重并且会加重其罪名的，一概加以否认或说

22 他离开商科学院，是因为暹罗政府强迫关闭华校。离开南大和义安，不仅仅是人事或车祸，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他不同南大和义安改制有关。关于此点，笔者曾听闻他曾经以笔名在《中国报》发表他对南大改制的看法和表达对改制的不满，或许因此招致校方的不快而借机将之辞退。此事是非曲折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探寻和梳理史料，这里仅能附论于此。

想不起。最后不了了之，只好将他释放。²³

上述根据许云樵回忆文章整理资料显示，他在日军南侵前曾经参与了马新的抗日活动；在日治时期经历了两次大检证、成为日本宪兵部的黑名单之一、被汉奸出卖东藏西躲；在日治后期曾一次被宪兵部传诏问话，一次被特高部传去协助查案。为了保全性命曾经伪装身分；为了保全图书文献曾经夹藏书籍；为了不使更多人受害，他在供词中尽量给予开脱；为了不替日军服务他敷衍拖延。这都表现了他不事敌奸，不出卖民族的情操。他这股抗日的民族节操在战后继续发酵，透过对日据史料的整理，以文字和图片揭露并保存了日军这段可耻的历史。

1946年10月，许云樵主编的《南洋杂志》创刊号出版，最弥足珍贵的是刊载了十几帧检证期间日军大屠杀的图片，反映了日军的惨无人道。这些照片都是用质地良好的光面书纸印刷，画面非常清晰，也是第一次对日军暴行实况照片的公开发表。而这批照片是许云樵的一位朋友从“大日本宪兵队本部”悄悄弄到手的，这位朋友也因此事后丧失了性命。所以许云樵在〈编余拾零〉感慨的说：“我们在刊出这些照片时，除了为被检去的数万同胞致哀外，也要为这位‘有心’的好友致敬！”²⁴此后，在第一卷第六期，他又刊载了多幅与大检证有关的文章，同时也以其所见所知写了一篇〈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以为历史见证之长篇实录。在共2卷16期的《南洋杂志》，他除了本身执笔撰写回忆文章，揭发日军的暴行，也刊用了好一些相关文章。1955年6月，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辑出版，此卷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的学术论文刊载，仅有一分由许云樵整理的〈马来亚华侨殉难名录（附引言）〉。这份名录是许云樵在战后，透过各种管道和资料陆陆续续整理出来的，共得7560人。²⁵后来，为了编辑《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又再根据新加坡华侨被检屠杀害集体鸣怨会所调查的记录，和各地刊物中的记载加以补充，共得八千六百余名，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于《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²⁶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的编纂，主要是根据庄惠泉经年累积的资料编成的，这些资料包括光复时接收的珍贵文献，以及一三六部队所存的档案等等，在1970年代初期委托许云樵着手编纂。在编纂的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在编日据时代的史料时，由于某些史料对当政者不利，所

23 许云樵，〈昭南噩梦录〉、《〈华侨研究〉几乎砍头》，载氏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443-449，477-478。

24 许云樵，《南洋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0月，页13-19，31。

25 许云樵，《南洋学报》，第11卷，第一辑，1955年6月。

26 许云樵，〈马来亚华侨殉难名录〉，载氏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页968-1029。

以曾引来有关当局的干涉。其次，书未出版，两人竟已先后辞世，后改由蔡史君接手。²⁷

三、学术成就和贡献

许云樵的学术贡献主要可以如下三个面向来了解，即编译著注四项皆能、对马来亚古史的建构以及对后进的培育。

(一) 编译著注四项皆能

1. 广博、精深与通俗文章的多面手

朱杰勤在〈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一文中曾说：“许先生不仅精于东南亚史地学，对于文学亦有湛深的造就，有《希夷室诗文集》问世。他对于医学和药理学亦有研究，并有著作出版。可谓一专多能的大才了。”²⁸许云樵学问之驳杂，从其留下的文字，可概见一二。他的治学领域涉及面大，除了专长的南洋史地和音韵语言、也包括了传统医药、史学与文献、民俗宗教、邮票和橡胶等等。对此，崔贵强作了如下的评语：“总之许云樵的学问是驳杂的，牵涉到各个层面，经济、货币、邮票、宗教、地理、教育报业、医药、语文及音韵，无不包罗在内……”。²⁹广博方面除了治学范围的广度外，也反映在他的通论性著述上面，他除了写《马来亚史》、《南洋史》，也曾于《南洋年鉴》发表40万言的东南亚华侨史，晚年也草就〈西马来西亚各州华族拓殖史〉等通论性的著述。或许可将以上三部著述和一篇长文视为他在东南亚史研究上的四部通史性质的著述。〈西马来西亚各州华族拓殖史〉或许略嫌单薄，但环顾以中文为书写媒介的东南亚和中国史学界，能在有生之年，著有东南亚史、马来西亚史、东南亚华人史、马来西亚华人史四个通论性领域的学者，可谓绝无仅有。

除了广博，精深细致的研究更是他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写了许多古史考辨之文，如〈大泥考〉、〈丹丹考〉、〈赤土考〉等是；专精方面除了史地考据文章外，也反映在专门学问的研究上面。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许云樵曾写过一部《南洋邮票史》，原稿寄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可惜战争爆发后弄至图稿尽失。战后许云樵用英文著述马来亚沦陷时期的邮票

27 许云樵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之〈代序〉和〈出版缘由〉，页i—iii。

28 载《南洋学报》，第38卷，第1、2期，页75。

29 崔贵强，〈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载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页161。